

棋子湾，美而宁静

文本刊特约撰稿 李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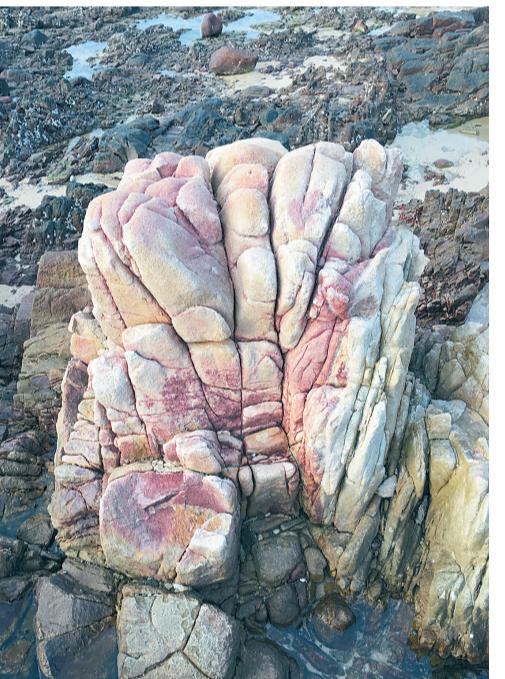
海南西线的棋子湾，面对北部湾，与越南隔海相对。号称棋子湾，因为这里有大大小小的棋子石。西线相对干燥，仙人掌长在岩石之间。几个月来，杜觉祥先生总是不断发出他拍摄的落日晚霞，美丽之极。杜觉祥还说，这里是棋子湾，可以请围棋、象棋高手前来，与棋子湾珠联璧合。想想，也颇有道理。

11月28日，正好有时间，我们几位朋友驱车从海口前往棋子湾。这一次，期盼已久的棋子湾，终于就在眼前。

西线高速，一路雨不停地下。中午时分，抵达棋子湾，意外地，雨停了，阴云渐渐散去，阳光慢慢呈现。旅行者，到一个地方，天空忽然转晴，可谓吉人自有天相。夕阳西下，晚霞一片灿烂，在天空呈现美丽。面对北部湾，我们尽兴享受这个美好的下午！

相对于海南东线的热闹，西线明显安静许多。沿栈道下行，站在海边，可以拍摄不一样的景象。

晚霞与海边的礁石、滩涂相呼应，景色之美，令人陶醉。我特别喜欢拍海边细节感的景物：椰子树、枯树、红如花瓣的石块、礁石镶嵌的贝壳与水的呼应。第二天上午，前去棋子湾大角，我同样爱拍不一样的细节：枯枝、仙人掌与礁石、沙滩上的黑色树根与海水对应、弯曲的细沙与黑石块、如刀削一样的岩石……有了这些细节的凸显，风景便多了丰富的立体感。



红如花瓣的礁石。



田园牧歌，牛与水鸟和谐共处。杜觉祥 摄



棋子湾小角，晚霞与海边的礁石、滩涂相呼应。

寻访流放的苏轼

来到棋子湾，怎能不寻访以戴罪之身流放海南的苏轼的足迹？

三十几年前，我曾去四川眉山拜谒苏洵与儿子苏轼、苏澈的故居。处在政治漩涡里的苏轼（后称为东坡居士），豪放而敢于直言，难以容于新党与旧党之间的争斗。北宋元丰二年，43岁的苏轼被调为湖州知州。上任后，他即给神宗写了一封《湖州谢表》，信中说自己“愚不适当，难以追陪新进”“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”，顿时激发朝廷内一片倒苏之声。7月28日，上任才三个月的苏轼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，解往京师，受牵连者达数十人。与苏轼政见相同的许多元老纷纷上书，连一些变法派的有识之士也劝谏神宗不要杀苏轼。王安石当时退休金陵，也上书说：“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？”这场诗案就因王安石“一言而决”，苏轼得到从轻发落，贬为黄州（今湖北黄冈）团练副使。

苏东坡命运多舛，三次戴罪受贬：湖北黄州、广东惠州、海南儋州……

苏东坡的流放地，我先后都曾前往。上世纪90年代初两次到惠州，2011年到黄州，2018年11月，我终于来到苏东坡最后一个流放地——儋州。

在黄州，苏东坡写下《赤壁赋》，写下《黄州寒食诗帖》，写下《赤壁怀古》。在惠州，苏东坡写下《食荔枝》：“罗浮山下四时春，卢橘杨梅次第新。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。”在这里，苏东坡已把自己称作“岭南人”。谁料想，62岁的苏东坡，又一次被遣送至海南儋州。发配于此，苏东坡又一次把儋州当成另外一个故乡。“我本儋耳氏，寄生西蜀州”。他在儋州创办学堂，许多人不远千里，追至儋州，拜学苏东坡。

苏东坡晚年一直在流放，且是发

配在荒蛮之地。可是，难以想象，像他这样不停流放的人，竟能容纳苦难，以文化让自己内心更充实，更从容。他总是以美呈现文化，将流放地的文化，推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。在我眼里，唯有苏东坡才是北宋时代最伟大的人！有人说得好，苏东坡在流放生涯里，无论到哪里，随遇而安，躬耕自养，著书自娱，与民同乐。可以说，苏东坡虽然“戴罪之身”，他却在任何一个流放地，都创造出“贬谪文化”的最高典范。

曾经读过林语堂的《苏东坡传》，其中这段文字是林语堂对苏东坡的最好表达：“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、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、一个百姓的朋友、一个大文豪、大书法家、创新的画家、造酒试验家、一个工程师、一个憎恨清教徒的人、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、巨儒政治家、一个皇帝的秘书、酒仙、厚道的法官、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。一个月夜徘徊者、一个诗人、一个小丑。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……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、变化感和幽默感，智能优异，心

灵却像天真的小孩——这种混合等同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。”说得真好！

11月29日下午，我们终于来到棋子湾的峻灵王庙。当年流放海南的苏轼，为此庙题写《峻灵王庙碑》。峻灵王庙多年被毁，前些年终于重建。庙前，将苏轼题写的碑文以红字镌刻碑石之上。

苏东坡在儋州三年，即将前往惠州时，他的心胸却颇为坦荡。当时，他还特意为峻灵王庙撰写了碑文，也是留给棋子湾最为重要的历史传承。他在碑文里写道：

皇宋元丰五年七月，诏封山神为峻灵王。用部使者承议郎彭次云之请也。绍圣四年五月，琼州别驾苏轼以罪谪于儋，至元符三年五月，有诏徙廉州，自念谪居海南三载，饮咸食腥，凌暴飓雾而得生还者，山川之神实相之，谨再拜稽首，西向而辞焉。且书其事，碑而铭之。山有石池，产有紫鱼，民莫敢犯，石峰之侧有荔枝、黄柑，得就食，持去即有风霆之变。其铭曰：

琼崖千里块海中，民夷杂错古相蒙。方壺蓬莱此别宫，峻灵独立秀且雄。为帝守宝甚严恭，庇荫嘉谷岁屡丰。大小道遥远虾龙，鸡鵩安栖不避风。我浮而西今复东，铭碑瞬然照无穷。

清朝期间，儋州昌江县令将苏轼碑文镌刻立在面前，后来被砸坏。我问庙前的先生，原来的碑是否还在？他们说，如今只剩下一块残碑。走到残碑前面，上面有的碑文虽然模糊，但依稀仍见。

残碑尚在，苏东坡与峻灵王庙就有了灵气。这座庙，也就有了千年传承。当年他撰写的碑文，十分应验，他终于可以离开这里返回大陆了。史料记载，万里北还的苏东坡，见到一幅画时，悲从中来。他在画像旁边留下这句话：“心似已灰之木，身如不系之舟。向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。”东坡书院门前的这块碑石，其实隐含着北宋伟大文豪苏轼的流放人生。遗憾的是，北归途中，苏东坡于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（1101年8月24日）在江苏常州逝世，享年65岁。一生颠沛，四处流放，一代文豪就这样走了。

棋子湾 挥之不去的美

11月30日，天气晴好，我们前往位于儋州中和古镇的东坡书院。遥想当年，苏东坡在这里设立书院，多少人前来学习。同样，我们走进东坡书院，拜谒这位激发儋州文化的巨人。

史料记载，绍圣四年（1097）四月苏东坡贬至儋州，宋元符元年（1098），苏东坡与军使张中同访黎子云，名其屋曰“载酒堂”。明嘉靖二十七年（1548），有人在此掌教，载酒堂改称“东坡书院”。东坡书院的匾额，由儋州的张绩书写。1818年，张绩考中举人，前往甘肃古浪县任县令。返回儋州，他为“东坡书院”题写的匾额，遒劲有力，如今悬挂在书院。五六十年代期间，不少人走进东坡书院。郭沫若、田汉等人都曾来到东坡书院。田汉走进书院，是在1962年的5月。参观之后，田汉诗兴大发，挥毫赋诗。1979年8月30日，《人民日报》发表题为《救救东坡书院》的读者来信，引起各级政府的重视，于是，东坡书院开始重建。走进书院，可以看到不同的诗碑。田汉的诗，邓拓《怀苏东坡诗》题写的匾额，遒劲有力，如今悬挂在书院。五六十

年代期间，不少人走进东坡书院。

郭沫若、田汉等人都曾来到东坡书院。

返回棋子湾，已是30日下午。此时，夕阳如期而至。

这一次，我没有走到海边，而是伫立五层大阳台，眺望远景。

夕阳缓缓西下，淡淡的金光，渐次走进晚霞一般的灿烂。

我用手机拍摄不同画面，每一个画面都美丽无比。

棋子湾之美，美得令人陶醉，再也挥之不去了……

（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李辉摄）



昌化渔港晒鱼干。



夕阳西下，一片壮观。



苏东坡的残碑。



海边的仙人掌。

棋子湾海湾呈现S形状，湾长20多公里。到达棋子湾后可以观光峻壁角、细眉角、鉴真坐禅、黄帝祭海、神龟探海、大角石林、小角石林、仙人足迹、八戒背媳妇、祭海石、观鱼石、火焰石、情侣石、帆船石、观音石、观音潭、棋子篮、望郎滩、白沙岭、治滩沟及野菠萝度假村等天然景点。

棋子湾美丽三角

棋子湾最有风情的，是三个湾，大角、小角和中角。

大角湾沿着海岸线新建了海边观景的木栈道，一路上可观赏礁石、岸滩，也可观察到仙人掌、红树林与海岸帆船石、笔架山等礁石景观，海岸奇石林立，形状各异，野菠萝与仙人掌在风中野趣横生，丰富多变的海岸景观让游客赞叹不已。

小角是棋子湾观赏日落最佳的观察点，夕阳西下，落日在三五分钟之间在天空中变幻出奇瑰的景象，时而为云彩镶上金边，时而在玫瑰红、淡紫与蓝色间层层叠叠，与海岸礁石相映成趣，从小角边的开元度假村下望，落日风景一望无遗，正是面对大海、春暖花开最美的诠释。

（小文）